

天主說：「有光！」就有了光。天主見光好，就將光與黑暗分開。天主稱光為「晝」，稱黑暗為「夜」。過了晚上，過了早晨，這是世界的第一天。你可想像在這個只有光和暗的空蕩蕩的世界裏，有眼睛的人卻看不見東西的奇景？世界好像還未到第二天，我找來了盧勤馳做訪問，盧勤馳曾經考過五次會考，現在港大比較文學系攻讀碩士課程。維基網上說他是一個香港詩人、基督徒，並患有弱視。他在很多比賽中獲獎，曾出版個人詩集《後道——給健視人士，看不見的城市照相簿》。這本詩集也成為我認識他的工具書。

| 文 程展緯 |

## 創世紀第二天

他早前參加了由香港展能藝術會與康樂及文化事務處藝術推廣辦事處合辦的首個展能視覺藝術比賽「藝無疆：新晉展能藝術家大匯展2010」。他的參賽作品是一本發光的書，結構上較像一個素描器，一個燈箱上舖上膠片。膠片上印有一篇關於光和他在教會生活的文章，物理的光與文上的光交錯穿過觀眾的瞳孔到達視網膜，然後震動我們的神經。最後你或許因強烈刺眼感到厭惡。不錯，創作者盧勤馳直接地說，這就是一本讓健全人士經驗視障人士閱讀時所遇到之困難的書。一本閱讀「不能閱讀」的書。

### 盲點實驗：看見不能看見

初中的科學堂學到一個有趣的盲點實驗，在紙上畫上一個「十」字記號，另在左邊不遠處加上圓點。閉上右眼，以左眼聚焦在「十」字記號上，調校遠近距離，你會發現圓點忽然不見了。然後你再揭一頁，你會看到眼球的結構圖，視網膜上視覺神經輸往大腦的出口就是盲點，那裏沒有感光細胞。

盲點實驗就是一種內觀法，以「看不見」作為驗知眼球內盲點存在的理據。看盧勤馳的詩集也有一幅我想是他在眼科檢查時拍下的眼球結構照片，看過這張圖片、讀完他的書叫我感到迷惑，我知道就算看見他整個視網膜也不能輕易理解他看到的世界。

在簽證的候船室坐船離開香港到達長洲，在島上的一間聯合國風格的餐廳與盧勤馳做訪問，他用放大鏡檢視完菜單後由傷健文學說起，他說大多數的傷健文學都是寫一些傷健人士如何努力刻畫、成功生活的勵志事件，就算他自己在傳媒上的形象也逃不過被這樣包裝——一個視障青年堅持寫作，成功出版個人詩集。這些成功傷健人士的形象在健全人士的要求下塑造出來；但如果你真的走進他的寫作世界，你會發現他生活在一個充滿挫敗感的世界，不斷重複挫敗的世界。再認真讀一點就要修正為我們都生活在一個叫人挫敗的世界。因為挫敗感不是來自傷殘，而是來自社會冷漠和資源分配不公。讀他的詩就是進行盲點實驗，調校距離，你會看見自己所不能看見的，我想這也是傷健文學的意義。

### 霍震霆式朗讀

視障人士閱讀是要經過一連串重複的機器操作，他們每看一本書，都要先花很長時間把它掃描進電腦，轉換成文字檔案，朗讀軟件才能把它讀出，你可想像過程中機器重複發出刺耳聲的煩厭，以及面對那些不合乎文字轉換軟件規格印刷的書籍的無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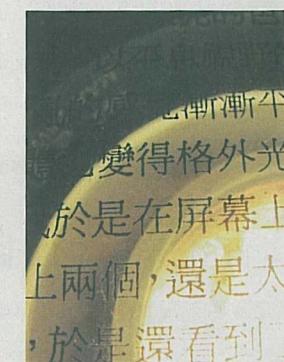
盧勤馳像現在的研究需要閱讀很多書，他曾試過去信十多間香港出版社，向他們請求購買圖書的電子文檔，但他們全都一口拒絕。盧勤馳批評政府一直忽視傷健人士學習時所面對的困難，更沒有提升傷健人士文化素質的政策。我心想這點政府卻頗一視同仁。

那種像霍震霆式朗讀的軟件其實也不是一種理想的閱讀工具，盧勤馳曾經在一些詩會以

朗讀軟件朗讀自己的作品，那種音調平板、沒有節奏的聲調與內容全不協調，正好反映出這個叫人無力的社會，每天經過霍震霆的語調，接觸Yahoo新聞，要經過霍震霆的語調知道社會賞富懸殊，要經過霍震霆的語調去知道西九未來的發展……

### 通用設計

其實還有另一種對視障人士較體貼的閱讀工具，就是有聲書（Audio book），一種較有靈魂聲音的書，維基網又說這種書的目標讀者包括兒童、萬車人士、弱視及失明人士、通勤族、沒有時間看書卻需要補充知識的人、空閒時間破碎短暫的人、聽MP3音樂聽得厭煩的人……這些對象總和不就是在繁忙香港生活的人？我們有共同的需求，那麼為什麼有聲書在香港發展得這麼慢？



有聲書可算是一種通用設計（universal design），通用設計的理念是在構思時考慮到不同能力人士都可使用的體貼設計概念。而當代藝術卻以相反的方向去除物件的功能，然後再賦予現成物新的意義，就像盧勤馳這本發光的書，那是一個無論視障與否都不便使用的設計，面對這種設計，我們只好關上功能邏輯的總掣，啓動聯想，不至舌塞。

對很多香港人來說，發光的書會想到bank book（銀行存摺），那個放工後打開存摺，金光閃閃的銀頭是我們六七十年後的集體記憶。那時我們的社會還可靠努力工作累積財富，我們的社會還相信努力讀書是改變生活的途徑。現在的香港政策使安貧樂道的務農者喪失低消費自力更生的生活選擇，政府給他們現金補助及賠償。香港的小販滅族政策造成底下階層不能繼續以小本經營謀生，政府給他們現金補助及賠償誘使他們交還牌照……他們最後都因這些政策被迫變成某程度的「傷殘」。一個共融城市首要工作其實是讓社會保持一個公平的發展機會，而不是以一種由上而下的恩恵態度。

## 書法與社運

我接觸通用設計的想法是在一個由藝術在醫院舉辦的有關如何與傷健人士相處的工作坊。那次也是我第一次遇上Roland葉浩麟，對他印象很深。工作坊導師要我們先選擇一種傷殘的狀態，我只選了左手手指麻痺（其實我早已估到跟着的步驟），葉浩麟去得很盡，全身只有拇指可活動，四肢痙攣。跟着的步驟就是我們要一整天扮演所選的傷殘種類的狀態，於是他就在地上碎了一整天，還被不小心的同學淋了他一頭顏色。沒有動怒也沒有放棄，他知道這是一個主軒經驗的過程。在這次工作坊我看到這位80後青年與我不同的地方，他好像有用不完的熱情，透過投入獲得真正的經驗。

葉浩麟是一個創作人、藝術行政人員、半職農夫……近來常參與社運活動，起點是兩年前八九文化祭，在那裏他認識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寫得一手好書法，自然成為社運界的banner printer，第一次揮筆是深水埗花牌傅黃忠智被迫遷事件的「為公義而上訴」，然後有菜園村的「不遷不拆菜園村」，然後有80後反功能組別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他的字體堅定有力，那幅反對藝術館搞LV展覽的「要求公開對話」更被藝術館收藏！但每個運動的結果總與他們的期盼有很大的落差。是什麼讓社運人士產生持續地面對挫敗的勇氣？葉浩麟決定答應與部小權和蔡芷筠組成團隊參選藝發局的答案可作參考。他說找不到理由拒絕！這答案簡單而基本，那就是向你提問當你看見有問題的地方為什麼不去發聲？我雖然有很多答案，但沒有一個說得上得體。

### 藝術與社區接軌

盧勤馳看過葉浩麟的宣傳，欣賞他把以往常被藝發局忽視的弱勢社群參與藝術的權利放入政綱。80後文青年團隊參選管

試拉闊市民對藝發局角色的想像，從一向所謂精緻藝術範疇的分餅機器角色，帶回到一個關心本土文化和青年發展的政策倡議者的角色，讓藝術政策回到基本市民需要。

葉浩麟對盧勤馳發光的書的意圖相當理解，我轉另一個角度問他對公共空間上那些不屬於我也不屬於你的雕塑有何看法？他不喜歡那些一件件的公共雕塑，他喜歡社群參與的藝術。最近我與他參與在牛棚藝術村舉辦名為「土人土事」的社區藝術計劃，他就教一班老人家和一班南亞裔小朋友寫書法，玩得開心。我教的老人家形象設計就反應一般，有個老婆婆向我說上我堂還辛苦過返工，希望沒有嚇怕她。社區藝術是一種需要持續發展的藝術，這形式的藝術其實更需要政策的配合與適當的規劃，否則只會成為有社區藝術成分的創作，最後還是與社區脫軌。

### 共融城市的期望

我期望將來的藝發局能向小販管理隊發出指引，教他們如何保育我們的街頭文化和人文風景。

我期望將來的藝發局能為有趣先生提出法律支援，捍衛基本法第34條中保障香港市民創作自由的精神。

我期望將來的藝發局能能力擴打工仔爭取最低工資33元及最高工時運動，讓更多人有餘暇參與藝術活動。

我期望將來的藝發局能資助民間電台及FM101，以公民抗命的形式爭取政府開放大氣電波，讓藝術工作者有更開放自由的表達平台。

我期望將來的藝發局資助出版的刊物也有文字檔案版本方便視障人士閱讀。

我期望將來的藝發局能不像藝發局只會在香港搞些沒內容的氣氛！

台上論壇刺眼的燈光漸暗，今天是投票的最後一日。



盧勤馳

葉浩麟